

# 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

## ——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

王雨磊\*

[摘要] 社会资本研究沿着关系效用的逻辑发展,只关注其经济性,而遮蔽其社会性,这违背了布迪厄提出资本理论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初衷。资本是结构和能动视角的双重蓄能,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是人与群的互动问题,社会资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个体层次的关系资本,而是源于占据了一个熟识关系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其网络身份让个人可以借用集体共有的资本和信用。社会网络的社会性即在于网络整体的不可化约性,网络整合人,人也同时占据网络。徐福敦另立门户的例子具体阐释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的过程中进行积累即再生产的。

[关键词] 布迪厄; 社会资本; 社会性; 社会网络; 关系

###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一般将社会资本的理论首创者追溯至布迪厄。布迪厄系统地提出了资本理论,并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主要的资本形式以及资本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形式中相互转化。<sup>①</sup>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的理论初衷在于突破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用资本来理解实践场域的能量运动以及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就社会资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其所属的社会网络中来理解,行动者的网络身份为其带来的能量与资源被布迪厄称之为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后续的发展并没有继承布迪厄的这一理论脉络,在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中,逐渐采纳了经济学的个体化经济理性以及理性化的数理模型,据此社会资本也逐步走上了数理化道路。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weak ties)在求职过程中虽然不如强关系(strong ties)那样坚固,但却有着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因而可以对工作和事业发挥更好的作用<sup>②</sup>。边燕杰则指出,找工作在中国更多地还

\* 《学术研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 510050。

①P. Bourdieu,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pp. 241-258.

②M.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1973, pp. 1360-1380.

是依赖强关系<sup>①</sup>。格兰诺维特通过对经济学原子化行动者假定的批评,发展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理论<sup>②</sup>。这一理论也被社会资本研究予以吸收,社会网络的实证化研究<sup>③</sup>也启发着社会资本的操作化。这就是林南和边燕杰对社会资本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在于更为旗帜鲜明地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数理操作化。林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投资与回报,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之所以可以发挥作用,是由于关系具有促进信息流动、对行动者增加影响、提高个体的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这四重要素<sup>④</sup>。边燕杰则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顶、网差等<sup>⑤</sup>。国内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是在继承或修正这一数理操作化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资本研究。近年来配合各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社会资本研究发展迅猛,取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推动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然而,学界目前却将社会资本主要理解为关系,或者称之为关系资本,将社会资本视为对关系的投入与回报,社会资本就变成了经济逻辑在社会领域的演绎,社会资本就成了关系的经济学,似乎关系之于网络,便如商品之于市场。虽然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网络、关系,但实际上又回到了个体化的交换主义。个体关系叠加为私人关系网,暗合了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sup>⑥</sup>,但却并非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中观视角,也就不能达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用以突破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理论初衷。实际上,社会资本研究沿着关系效用的逻辑发展,只关注其经济性,而遮蔽其社会性,也违背了布迪厄提出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的初衷。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因为嵌入的社会关系可以带来更多收益,而是因为社会资本揭示了行动者的社会和群体向度,一个人存于社会之中,必然藉以群体、网络的形式,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人与群、群与群的关系,社会网络作为人基本的群体存在方式,所具有的道德性、整合性和总体性,从根本上支撑着它的成员。人占有网络,网络也同时占有人。社会资本就是个体从与网络互动中所获得的社会信用与社会能量。简言之,社会资本是人与群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资本的社会性。本文将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出发,着重阐释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并辅以实证资料,展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以期对当前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 二、资本的社会性:结构与能动的双重蓄能

要更为准确地理解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必须将其置入布迪厄一贯的社会理论之中,唯有将之放入布迪厄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判与超越的理论视野中<sup>⑦</sup>,才能理解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初衷。从方法论上看,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固化为本体论,那么结构和能动就会各自走向封闭与相互对立,对实践的认识就会走入死胡同。客观主义是一种外在观察者的视角,但它不准备处理被观察者的主观经验,而试图建构一套不依赖于主观意义过程的客观模型,但这样的客观模型由于缺乏经验变动的支撑与修正,往往陷入机械的结构实

<sup>①</sup>Y.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1997, pp. 366-385.

<sup>②</sup>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1985, pp. 481-510.

<sup>③</sup>B. Uzzi,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42, 1997, pp. 35-67.

<sup>④</sup>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9-20页。

<sup>⑤</sup>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sup>⑥</sup>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sup>⑦</sup>[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2、87页。

在论。主观主义则相反,它试图反思我们通常不予反思的经验,进而揭露主观经验的真实性、客观结构的虚幻性,但是这种建构往往忽视了被研究者的经验与外在社会结构的契合性,被挖掘的经验几乎成为一个不受结构约束的孤岛。如此一来,结构与能动就在相互封闭中走向了相互对立,对实践的理解就被割裂了。这两种认识论的问题皆源于套用了研究者的科学逻辑,而忽视了实践者的实践逻辑——实践不是为了被研究而存在的,而是固有其特定逻辑。现实的时间逻辑既紧迫,又模糊,实践者既受到结构的固有约束,也有能动的临时发挥,在结构与能动之间有一个灵活的转换中介——习性(habitus)。“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同时,“习性能使行为人生活于制度之中,在实践中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活力、生机和效力,不断地使它们摆脱无效和衰竭状态,通过方法是使得被弃于其中的意义复活”<sup>①</sup>。因此,习性既是一种外在社会结构向指向经验的身体化沉淀,也是实践者主观经验向社会规则、制度进行转换的结构化产物。习性作为中介,有效沟通了结构身体化和经验结构化这两种社会动力机制,进而解决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隔阂与对立。

据上所述,资本有着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概念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实际上就是积累能量的习性生产工作。资本不能理解为投资与回报的经济学,而应该从社会的、历史的逻辑来理解。布迪厄指出,社会过程不可能像赌局一样,上局游戏与下局游戏之间完全相互独立,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实的社会世界是一个累积的历史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息息相关。资本就是一种能量的积累工作,资本既是一种铭刻于主观和客观结构之上的固有之力,也是一种蕴于社会系统内在规律之中的法则<sup>②</sup>。也就是说,行动者既可以从主观或客观结构中积蓄能量,也可以从符合社会规则的能动行为中积蓄能量。比如,名牌大学毕业生同时从其所在高校这一客观结构和其所处的师生群体网络这一主观结构中储蓄了能量,它们被印写在简历上,定格在毕业照中,甚至固化在那些在学校不小心习得的口头禅上;当他成绩优异、专业功底扎实时,即符合精英人才的大部分特征时,他又能从“好好学习的学生才能天天向上”和“成绩优异的学生应该受到录用、提拔、奖励”等社会规则中储蓄能量。因此,资本是一种习性的生产工作,是结构与能动的双重蓄能。

### 三、社会资本: 关系资本还是网络资本?

布迪厄的定义非常繁琐却也非常明确: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整合,这些资源与占据了一个持久性的网络有关,在这个网络中,相互熟识的关系多少已经制度化了——换句话说,这些资源与网络身份(即是否属于这个网络)有关,这些资源能通过集体享有的资本向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支持,这个资本是广义而言的,它能赋予成员以信用。<sup>③</sup>从这个定义看,社会资本是一个人与网络的关系问题,由于个人属于这个网络、拥有这个网络,因此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对个人提供信用支持与资源供给。

①[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2、87页。

②P. Bourdieu,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③Bourdieu在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中的原文为: Social capital is the aggregate of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resources which are linked to possession of a durable network of more or less institutionalized relationships of mutual acquaintance and recognition—or in other words, to membership in a group—which provides each of its members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collectivity-owned capital, a “credential” which entitles them to credit, in the various senses of the word.

但是,目前学界主流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都是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私人关系网,社会资本被视为关系资本。边燕杰从费孝通和梁漱溟等学者关于传统中国的私人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启发,采用定位法,以春节拜年交往为事件依托,测量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并将这种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sup>①</sup>。在拜年网中,虽然行动者的每一段关系都是制度化了的,但只是一种单边的制度化。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从行动者的个体化视角所进行的关系描述,一个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关系射线的集合,其他行动者彼此之间的交往,即使存在,也没有体现在拜年网的测量中<sup>②</sup>。除了被测量者,这个网络是不具有网络特质的,如果将关系射线的中心行动者拿掉,整个网络便只剩下几个互不相连的端点,即拜年网测量的不是一个彼此熟识关系已经制度化了的网络,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单边关系。

本文无意否定关系资本的研究价值,因为关系在生活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社会资本应该更多地被视为网络资本,而不仅仅是关系资本。如果社会中只存在单边关系,那么整个网络就只是一堆人,而不是一群人。一堆人与一群人的区别在于:后者有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共享和制度化,网络成员彼此间互相负有义务,对网络、群体具有归属感,即布迪厄所谓的“对一个熟识关系已经多少制度化了的持久性网络的拥有”。社会学赖以存续,就在于社会运作的整体性。虽然从方法论上讲,可以有个体论与整体论的区别,但是从实体论上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孤立存在的个体,社会和 network 作为整体不能完全化约为个体,整体的社会事实不能完全化约为个体层面的社会事实<sup>③</sup>。网络资本不是货币,能够简单化约为个体间的交易,轻松装进个人口袋,明确予以切割、携带、流通、转卖、借贷、收益,关系不是实体化的社会存在,也不能脱离网络而单独存在,网络也不是关系的简单叠加,网络本身具有社会性,即道德性、整合性和总体性,个体认同、归属于网络,网络整合、吸纳个体,人与群交流与互动才是网络资本的核心。书香世家、名门之后之所以给人以憧憬,不是由于当事人有这层关系,而主要是因为他属于这个名誉极高的社会网络,网络身份使得他能够借用网络集体持有的信誉与资本。每一次光耀门楣都是在增加集体持有的资本总量,而每一个不孝子弟也是在减损家族的资本总量。网络的力量就是团结的力量。人离乡贱,只有回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之中才有安全感和效能感,因为回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中,自己的网络身份才能发挥信用,才能如鱼得水。而背叛自己的社会网络,就等于自绝生路。

#### 四、社会资本积累向度:道德化、制度化、总体化

社会资本是人与网络的问题:人积聚成网络、占有了网络,网络整合了人、支持了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体现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个前后相继的向度: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道德向度是资本积累的入口,制度向度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总体化则是资本积累的结果。

##### (一) 道德化

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义务( obligation),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人情。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关系具有道德性,它不仅包含利益的交换、权力的纠葛,也包括含情脉脉的关怀与感激。如果关系只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利用和交换,便不能称之为关系。关系再生产既需要人情债(理性计算的利益交换),也需要人情味(含情脉脉的道德整合),而且人情债要包裹在人情味之中,在

<sup>①</sup>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sup>②</sup>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

<sup>③</sup>[法]E.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页。

其乐融融的温情之中,延续关系,发展关系<sup>①</sup>。因此,社会资本的道德化就是将彼此原本偶然的、零碎的交流关系置换进道德关系之中,让原本没有联系、没有意义的关系以及那些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通过关怀、感激、报答等方式变得含情脉脉,即以道德逻辑对网络中的成员加以整合,甚至让网络成员变成自己人。俗语说“姑家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只不过是生理关系,为什么亲疏却能分得那么清楚呢?因为道德化过程赋予了生理关系以道德义务,在关系亲疏与生理亲疏之间制造了一个正向类比,让血缘越亲的人负有越高的义务,因此越亲的人就理应送越大的红包,亲疏距离与红包大小甚至达成了数学对应关系,过大或者过小的红包都被视为违规,遭人非议。而且网络中相同亲疏位置的人通常在送红包之前事先商议好,并最终达成一个同等大小的红包,以表达和肯定彼此的网络位置。可见,每一段关系都嵌入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单边关系需要符合其所在网络的人情规则。当然,所有的关系都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任何形式的资本最后都可以转化经济资本,但是这并不能说社会资本就是经济资本,当刘备在隆中茅庐内对诸葛亮痛哭流涕时,知遇之恩已经在诸葛亮的心内油然而生,所以,当他向刘禅提请北伐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答先主,即翟学伟所谓的报的运作方位<sup>②</sup>,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或政治交换。当关系呈现出道德面孔时,既是一种伪装和掩盖,也是一种事实和真相,只是它不是真相的全部,而是社会资本进行积累的其中一个面孔、向度而已。当经济政治利益被裹进道德逻辑之中进行言说和行动时,道德和利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而社会资本的实践逻辑就是为了让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最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真假不分的情况下,资本才安然完好地积累下去。道德逻辑明修栈道,资本逻辑暗度陈仓。

## (二) 制度化

所谓制度,简单说就是规则的确立。制度化就是社会资本整合的过程。社会资本的道德向度必须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反复锻造人与人以及人与群的关系,生产和再生产那些持久的、有用的、能够确保物质或象征利益的关系,并将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相互交往和彼此权责等加以仪式化、固定化。制度化即在道德化的基础上,固化人与人、人与网络之间的纽带,以便于社会交换和交往的顺利实现。宴席不仅仅是吃一顿那么简单,宴席再生产着关系和社会资本<sup>③</sup>。每一次宴席都是一次社会网络的再制度化,在浓郁的人情味之中,大家聚到一起,言说着彼此的感情和生命的喜悦,你推我让,举杯把盏,一种家族兴旺团结的景象涌上心头,一种集体欢腾油然而生,一种亲如一家、彼此帮扶的网络归属感和认同感再次沉淀进每个人的脑海。如此一来,彼此熟识的关系被进一步制度化了,一个整合了的、团结的社会网络再生产出来了。其实,资历一词就可以形象地说明社会资本的制度化积累效果。一个为单位服务了十几年的老职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每参加一次工作会议,每提交一次年终总结,甚至每一次推开办公室大门向同事问好,他都越来越成为这个单位的人。时间和贡献不断积累着他的社会资本,让他的网络地位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拥有单位这个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也越来越整合甚至消融了“他”。当这个勤勉的老员工向领导请求一个合情合理却不一定合法的要求时,每一个胆敢拒绝的念头都会先遭受符号暴力的无情鞭打,他既是老下属,也是好朋友,任何对他的拒绝同时也是对整个社会网络的拒绝,你们共同的网络关系、他往日对你嘘寒问暖等等,像一条皮鞭,和他的请求一起停在半空等着你的答复,当你无法满足他的请求时,你就会深刻地领会到关系的负功能<sup>④</sup>。

<sup>①③</sup>王雨磊、王宁《人情债与人情味:农村宴席中的关系再生产》,《中州学刊》2012年第4期。

<sup>②</sup>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sup>④</sup>王雨磊《论关系的负功能》,《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

### （三）总体化

随着资本在道德化、制度化过程中的积累,最终会产生总体化效应,即那些储存在个人中的资本会积聚起来,转存至集体或网络的名义下,即人群合一,整个社会网络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表征和评价。任何一个对网络的评价都会延伸至其成员之上,而任何一个对网络成员的评价也会上升到对整个网络的评价。对日本的民族情感会不自觉地延伸至我们遇到的每一个日本人身上,而任何对英国王子的评价都同时涉及对英国王室的评价。打狗也要看主人,因为这只狗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的生理存在,而是一个与它的主人整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总体而被思考的社会存在,任何对狗的举止都被解读为指向其主人,打在狗身,痛在人心。另外,社会资本的总体性引发了一个关于代理与代表的问题,因为每个网络都需要一个或一些代理人来处置资本、整合资本、管理资本的再生产工作,就像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大家长,他以集体的名义发号施令、处置集体资本,在对外公开场合,他代表整个网络。任何对他的攻击同时也是对整个网络整体的攻击。他要为家族的利益而奋斗,要竭尽全力来增添家族荣耀,积累家族的象征资本,比如以公共资本承担私塾开支,令整个家族的孩子都可以免费读书,学而优则仕,一旦高中、入仕,整个家族便因此而光耀门楣,资本由此进行再生产。

## 五、例证:一个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典型案例

社会资本再生产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紧迫问题。人在群中存。对于个体而言,社会资本再生产就是如何将自己整合进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定义为通过结构化与能动化的方式对关系进行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处理,基于人与人的互动,建构人与群的和合,进入网络,占有网络,扎根网络。本文通过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案例来具体说明。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徐家寨<sup>①</sup>的华北村庄,村中大部分人姓徐,他们原属一宗,繁衍开来分成四门。像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本家是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婚丧嫁娶、生产消费都以此为根基,自绝于本家无异于破釜沉舟、鱼死网破。徐福敦深知此理,但他那从外地嫁来的脾气火爆的老婆却不认可,尤其是当她生下越来越多的儿子之后,她似乎更加有恃无恐。他的老婆四面树敌。冲突的起源不过是家长里短,但是徐福敦老婆逞强好胜的性格不允许他人丝毫质疑,连对前来说和的本家也恶语相向,最终让懦弱的徐福敦与所有的本家都结下了梁子。反对阵营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徐福敦一家受到这个阵营中每一个家庭的指责和反对,而且也意味着他们被这个网络抛弃了,他们失去了在这个网络生存下去的资本,其网络身份虽然是由血缘和亲情获得,是一种结构化产物,但是徐福敦老婆的咄咄逼人显然违反了群体生存法则。众怒已犯,群体生活中的每一个集体场合都展示着他们日益干瘪的社会资本,农忙时本家里无人帮手最为直观地打击了徐福敦。更为致命的是,众位本家与他们停止了人情往来。人情往来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方式,与本家人情往来的终止象征性地展示了他们已经渐渐脱嵌于这个社会网络。这是一种人与群的决裂,经济互动的减少和人情往来的终止则是制度化地将徐福敦一家排除在网络之外,公开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徐福敦一家已经基本不能在他的本家——北门立足了。敌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群体生存需求紧迫而直接,徐福敦必须应对危机,做出改变,众叛亲离的徐福敦需要一个新的社会网络,他转向村中人口最多的南门。所幸大家原本就是一个祖宗繁衍下来的,大家的辈分都是“福运昌隆”这样排下来的,本来就是叔侄兄弟相称,平辈的年纪也差不多,真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关系,并不存在结构性障碍。他迫切需要做的

<sup>①</sup>笔者对村庄及当事人都做了匿名处理。

是,如何将自己嫁接到南门这个社会网络之中。另立门户实际上不是从物质与生产层面而言,而是从社会网络而言,这也是该案例的典型性所在。

建构一个新的网络,必须以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单边关系为起点。而关系的建立则必须以道德义务的团结为前提。徐福敦找到了两个坚定的盟友:徐福超和徐运盛。徐福敦与徐福超的交情源于彼此脾气相投和生意合作。徐福敦虽然懦弱但不愚蠢,他深知自己需要一个兄弟般的战友,团结这个战友的最有效武器就是道德,他不计回报地付出,对徐福超的事情尽心尽力,像亲兄弟一般同甘共苦,换来耿直仗义的徐福超倾心相待,这段交情一直延及后代。徐福敦与徐运盛的结交更戏剧化。镇上有权有势的郭德兴毗邻耕种时多占了徐福敦家一垄土地,被徐福敦老婆尖锐指出之后,郭德兴脸上有些挂不住,索性强硬下去,一场争端爆发了,结果徐福敦家落了下风,郭德兴早知徐福敦家难于本家,于是带着兄弟子侄跑到徐福敦家里,抡起棍子,将他家砸了个底朝天。徐运盛挺身而出,不仅将带着自己的兄弟子侄制止了郭德兴一行人的继续打砸,而且一把将徐福敦揽在身后,声称再跟他冲突,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徐家的一场祸端由此化解。徐运盛遇见不平,拔刀相助;徐福敦感恩戴德,投桃报李。两家的交情由此奠定。

光有盟友远远不够,徐福敦还需要得到这两个盟友背后的社会网络的认可。徐福敦要想进入南门这个网络,需要将私下交往正式化、制度化,并进一步获得村庄集体对他这个新的网络身份予以认可。徐福敦深刻地意识到,他必须与这些兄弟朋友们“拉网”结盟。于是,他主动起来,殷勤地出现在南门每一场婚宴上,并送上红包。网络从零开始,徐福敦一家一家地送红包,就像一结一结地织渔网,每一份人情和红包都像一根深深楔入南门的桩,虽然面临着怀疑与拒绝,但他锲而不舍,不计成本地设法融入南门这个网络。在徐福超等至交家庭的婚宴上,徐福敦不仅送上红包,而且派儿子们去给宴席端茶递水,前后照应。制度化的结网策略让徐福敦慢慢融进了南门。

当徐福敦大儿子结婚时,本家的老亲无一人到场,更无人插手帮忙,宴席却办得更为隆重和出彩,整个南门的大部分壮丁都去给徐福敦的宴席捧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开出了硕果,一针一线织起的网络终于兑换成宴席上的熙熙攘攘和其乐融融。这意味着徐福敦真正成为南门的一员,并且在客观上获得了整个村庄的认可。徐福敦成功地再生产了新的社会资本,获得了正式的新的社会网络身份。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南门之所以接纳徐福敦,除了徐福敦的努力之外,一方面是因为徐福超和徐运盛的积极运作,另一方面也与整个村庄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徐福敦改投南门的期间正是徐家寨政治洗牌、宗族争权角力的当口,刚刚取得村庄权力主导地位的南门也迫切需要积累门户的象征资本,将徐福敦纳入南门麾下,是一个南门树立宗族权威、整合宗族内部成员的好机会。在徐福敦大儿子的婚宴上,来来回回、忙上忙下的南门人向徐福敦的老本家北门以及其他族户展示着南门的象征资本。但不论如何,徐福敦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南门这个网络。在分地、分林、农忙等关键时刻,徐福敦都以一个南门人的身份表态、行动,最为有趣的是,他将大儿子的住宅建进了南门的聚居区,南门那些昌字辈的年轻人(多数是1980年后出生)不知这些家族纠葛,竟然以为徐福敦家原本就是南门的。徐福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形象地阐释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一种人与网络的互动关系。人积聚进网络,网络也整合了人,在网络的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得到了积累即再生产。

##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资本理论最重要的着力点在于资本的社会整合性,它是一种社会能量的积蓄工作,资本的积累

既可以从社会结构中来,又可以到社会规则中去。社会资本源于一个彼此关系已经制度化了的网络,是网络身份本身而非关系为行动者提供了能量和资本。如果将社会资本仅仅理解为关系资本,就会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解为个体化的私人关系的简单叠加,从而又回到个体化。社会资本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与群的关系问题。只有将社会性或集体性重新纳入社会资本理论之中,社会资本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才是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用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初衷。

穆尔曾经质疑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是无用的<sup>①</sup>,这个质疑的前提是他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关系资本,进而从关系回报的同质性和内生性的角度论证了关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是无用的,这仍然是一种个体化视角,忽视网络的积聚性、整体性,从个体层面上比较人的关系多少对找工作的影响在方法上值得商榷,因为不同的网络不具有横向可比性。老乡网络与同学网络迥乎不同,在横向大数据中探寻网络对找工作发挥的机制,实际上剥离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性。道德关系不能在双边关系中发展,而只能在集体的整合中建立,一段关系如果脱离了制度化的网络,只是一个类似于市场行为的社会交换,没有道德义务,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我们所谓的“关系”了,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没有人情债与人情味,关系还是关系吗?所以,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资本的研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能统合,一个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一个是情理社会的产物,不是一回事。从二者的社会性、情境性、历史性分析<sup>②</sup>,这很有道理。然而,社会资本理论与关系研究之间并非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体通过网络身份获得集体共有的能量和信用,社会资本理论就能统合关系在社会网络方面的某些理论。翟学伟所提出的人情与面子的社会再生产,其中提到了权威借用<sup>③</sup>,即那些因为与有权威的人建立了关系,也象征性地拥有了权威,这实际上就是能量在网络之中的传递,只不过这种网络不是西方结社意义上的社会网络,而是家族等私域中的社会网络,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仗势欺人的前提是,借用者被借用者属于一个制度化了网络,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网络,双方一定都认定自己属于这个网络,这种网络身份以及双方对这一网络的认同感、归属感是狐假虎威可以成立的前提。韦伯认为理想类型的构建应该适当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社会资本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理论。

(责任编辑:杨嵘均)

## The Soci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 Reinterpretation of Bourdieu's Social Capital Theory

WANG Yu-lei

**Abstract:** Due to the utility relationship, researches on social capital focus only on its economic benefits but neglect its sociality. Such tendency is against Bourdieu's social capital theory intended to resolve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Social capital means accumulating labor, which combines structure and agency. It is more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nts and collectives than that between individuals. Hence, we cannot simply take social capital as relationship capita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fact, social capital comes from a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ized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 in which collective capital and credibility are available to its members. The sociality of social capital lies in the network's irreducibility; that is, the network integrates individuals, and individuals constitute the network. The case of Xu Fudun illustrate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mor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Bourdieu; social capital; sociality; social network; *guanxi*

① T. Mouw, "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 Do Contact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2003, pp. 868-98.

② 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年第1期。

③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